

#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



第三册 漢代詩歌

16097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三冊 漢代詩歌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惠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0號雙子星大樓2樓2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9月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三冊

## 目 錄

### 漢代詩歌

五噫歌 ..... 一五

前言 ..... 一

張衡

項籍 ..... 一

四愁詩 ..... 一六

垓下歌 ..... 一七

朱穆

劉邦 ..... 一九

與劉伯宗絕交詩

三一

大風歌 ..... 二一

秦嘉

贈婦詩三首

三三

秋風辭 ..... 二二

趙壹

疾邪詩一首

三七

劉細君 ..... 二三

悲愁歌 ..... 二三

蔡琰

悲憤詩一首

三九

鴻

漢代詩歌

附 論蔡琰「悲憤詩」 ..... 四九

辛延年

羽林郎 ..... 五八

宋子侯

董嬌饒 ..... 六四

無名氏

戰城南 ..... 六七

有所思 ..... 七一

上邪 ..... 七四

江南 ..... 七五

薤露 ..... 七六

蒿里 ..... 七八

鶴鳴 ..... 七八

相逢行 ..... 八四

平陵東 ..... 八七

陌上桑 ..... 八九

長歌行 ..... 九七

隨西行 ..... 一〇〇

東門行 ..... 一〇一

婦病行 ..... 一〇五

孤兒行 ..... 一〇八

飲馬長城窟行 ..... 一一三

豔歌何嘗行 ..... 一二一

白頭吟 ..... 一二五

怨歌行 ..... 一二三

梁甫吟 ..... 一二七

悲歌 ..... 一三〇

蝶戀行 ..... 一三一

枯魚過河泣 ..... 一三三

古艷歌 ..... 一三四

淮南王歌 ..... 一三六

鄭白渠歌 ..... 一三七

穎川歌 ..... 一三八

牢石歌 ..... 一三九

古歌 ..... 一四〇

平陵東 ..... 一四一

陌上桑 ..... 一四二

古樂府 ..... 一四三

焦仲卿妻 ..... 一四四

古艷歌 ..... 一四五

古詩燕趙多佳人 ..... 一四五

古詩上山采蘿無……	一八一
古詩四坐且莫誼……	一八三
古詩穆穆清風至……	一八五
古詩橘柚垂華實……	一八六
古詩十五從軍征……	一八七
古詩新樹蘭蕙葩……	一八九
古詩蘭若生春陽……	一九〇
古詩步出城東門……	一九一
古絕句四首……	一九二
刺巴郡守詩……	一九四
別詩四首……	一九五
別詩三首……	一九〇
別詩三首……	一〇三

## 古詩十九首

前言..... 107

青青陵上柏.....	一五一
今日良宴會.....	一五七
西北有高樓.....	一六五
涉江采芙蓉.....	一七三
明月皎夜光.....	一七八
迴車駕言邁.....	一八五

東城高且長.....	一八九
驅車上東門.....	一九五
去者日以疎.....	三〇一
生年不滿百.....	三〇五
明月何皎皎.....	三〇九
行行重行行.....	三一四
青青河畔草.....	三二三
冉冉孤生竹.....	三二八
庭中有奇樹.....	三三四
迢迢牽牛星.....	三四〇
凜凜歲云暮.....	三四七
孟冬寒氣至.....	三五二
客從遠方來.....	三五六

## 前 言

在文學領域中，最富生命力的，恐怕要算民歌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佔其主要地位的就是十五「國風」，即周代民歌。從漢興到隋亡約八百年間，詩歌園地裏長了不少花果，然最奪目碩美的，仍是民歌。

現在我們所能讀到的漢魏六朝民歌，絕大部分是樂府所採集、記錄下來的，這僅是無數民歌中的一部分。但其內容之豐富，幾乎反映了當時人們生活的各個重要方面。這個由樂府所採集、記錄下來，被後世稱為「樂府詩」的，絕大多數乃是民間的歌謠，只有少部份才是文人的作品。

由於樂府詩是由樂府機關搜集、保存，因而流傳的，我們談樂府詩不得不走一條老路，從這個機關開頭。根據東漢歷史家班固的話，我們知道漢武帝劉徹是「始立樂府」的人。「樂府」是掌管音樂的機關，它的具體任務是製定樂譜，搜集歌辭和訓練樂員。這個機關是相當龐大的，人員多到八百，官吏有「令」、「音監」、「游徼」等名目。

經過漢初六十年休養生息，中國人口增加了不少，財富也積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劉徹憑這些本錢

一面開疆闢土，向外伸展勢力，一面採用儒術，建立種種制度，來鞏固他的統治。由於前者，西北鄰族的音樂有機會傳到中國來，引起皇帝和貴人們對「新聲」的興趣；由於後者，「制禮作樂」便成爲應有的設施。這兩點都是和立樂府有關的。班固「兩都賦序」說：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這裏說明了劉徹這時纔有立樂府的需要，也纔有立樂府的條件。「漢書·禮樂志」說：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做十九章之歌。

這裏說明了樂府的任務，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採詩」，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辭和樂調。「漢書·藝文志」說：

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謡，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這裏說明了採集歌謡的意義，同時說明了那些歌謡的特色。劉徹立樂府採歌謡的目的是爲了「興樂教」、「觀風俗」，還是爲了宮廷娛樂或點綴昇平，且不去管它，單就這個制度說是值得稱許的。一則當時的民歌因此纔有寫定的機會，纔有廣泛流傳和長遠保存的可能。二則因此構成漢朝重視歌謡的傳統，使此後三百年間的歌謠存錄了不少。這在文學史上是大有關係的事。

有人以爲在劉徹之前已經有了樂府機關，說班固弄錯了事實，因爲「史記·樂書」說：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以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肄）舊而已。

但這也許是以後制追述前事。「漢書·禮樂志」也曾有「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正是同類。其實立樂府是小事，採詩纔是大事。樂府擔負了採詩的任務，纔值得大書特書。從「習常肄舊」這句話正可以看出武帝以前縱然有樂府，也不過是另一種規模的樂府，那時絕沒有採詩制度。既然如此就不必相提並論了。

樂府採詩的地域不限於「趙、代、秦、楚」，「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各地民歌有：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歌詩二篇；

## 南郡歌詩五篇。

從這裏看出採集地域之廣，規模之大。但總數一百三十八篇却並不算多，大約此外還有些不曾入樂的歌謠。也許漢哀帝劉欣「罷樂府」這件事不免使樂府裏的民歌有所散失。「漢書·禮樂志」說劉欣不好音樂，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樂，稱之爲「鄭衛之聲」。偏偏當時朝廷上下愛好這種「鄭衛之聲」成了風氣，貴戚外家「至與人主爭女樂」，使劉欣看着不順眼，便決心由政府來做榜樣，把樂府裏的俗樂一概罷去，祇留下那些有關廊廟的雅樂。裁革了四百四十一個演奏各地俗樂的「謳員」。此後樂府不再傳習民歌，想來散失是難免的了。

東漢樂府是否恢復劉徹時代的規模制度，史無明文，但現存古民間樂府詩許多是東漢的，可能東漢的樂府是採詩的，至少東漢政府爲了政治目的訪聽歌謠。據范曄「後漢書」的記載，光武帝劉秀曾「廣求民瘼，觀納風謠」<sup>①</sup>。和帝劉肇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sup>②</sup>。靈帝劉宏也曾「詔公卿以謠言舉二千石爲民蠹害者」（註云：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sup>③</sup>。由此也可推想當時歌謠必有存錄，而樂工採來合樂也就很方便了。

到了魏、晉，樂府機關雖然不廢，採詩的制度却沒有了<sup>④</sup>。舊的樂府歌辭，有些還被繼續用着，因

① 〔後漢書·循吏傳敍〕。

② 〔後漢書·季邵傳〕。

③ 〔後漢書·劉陶傳〕。

④ 參看蕭涤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而兩漢民歌流傳了一部分下來。六朝有些總集專收錄這些歌辭<sup>⑤</sup>，到沈約著「宋書」，又載入「樂志」。南朝是新聲雜曲大量產生的時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層社會所採取傳習，不過範圍祇限於城市，內容又不外乎戀情，不能和漢朝的採詩相比。

後魏從開國之初就有樂府。那時北方爭戰頻繁，似乎不會有採詩的事。但「橫吹曲辭」確乎多是民謡，傳入梁朝，被轉譯保存，流傳到現在。

從上述事實看來，漢、魏、六朝民歌的寫定和保存，主要靠政府的樂府機關，但由於私家肄習，民間傳唱而流傳的大約也不少。漢哀帝罷除樂府裏的俗樂之後，一般「豪富吏民」還是「湛汚自若」<sup>⑥</sup>，那時期該有不少民歌靠私家倡優的傳習纔得保存。現存古樂府歌辭有些是不出於「樂志」而出於「諸集」的<sup>⑦</sup>，大約都和官家樂府無關。像「孔雀東南飛」這篇名歌，產生時期是漢末，見於記錄却晚到陳朝<sup>⑧</sup>，在民間口頭傳唱的時間是很長的。

⑤ 「隋書·經籍志」有「古樂府」、「古歌錄鈔」等書。

⑥ 《漢書·禮樂志》。

⑦ 如「龍西行」古辭，「樂府解題」云：「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

⑧ 徐陵「玉臺新詠」開始記錄這篇詩。

顧亭林「日知錄」說：「樂府是官署之名……後人乃以樂府所採之詩名之曰樂府。」「樂府」從機關名稱變爲詩體名稱之後，又有廣狹不同的意義，狹義的樂府指漢以下入樂的詩，包括文人製作的和採自民間。廣義的連詞曲也包括在內。更廣義的又包括那些並未入樂而襲用樂府舊題，或摹仿樂府體裁的作品。甚至記錄樂府詩的總集，如「樂府詩集」之類，也簡稱樂府。

這裏所收的是從漢代到南北朝的樂府詩，因時代的關係，這一冊錄的是漢代樂府詩（兼及所謂古詩），魏晉南北朝的樂府詩則放在第五、六冊。主要的是入樂的民間作品，兼及少數歌謠和在這些作品影響之下的文人樂府。

這些詩在宋人郭茂倩所編的「樂府詩集」裏分別隸屬於「鼓吹曲」、「相和歌」、「雜曲」、「清商曲」、「橫吹曲」和「雜歌謠辭」六類。「樂府詩集」是收羅樂府詩最完備的書，其他分類方法也被後人所沿用。前五類正是樂府詩的精華所在。

「鼓吹曲」是漢初傳入的「北狄樂」，用於朝會、田獵、道路、遊行等場合。歌辭今存「饒歌」十八篇。大約「饒歌」本來有聲無辭，後來陸續補進歌辭，所以時代不一，內容龐雜。其中有敍戰陣，有紀祥瑞，有表武功，也有關涉男女私情的。有武帝時的詩，也有宣帝時的詩，有文人製作，也有民間歌謠。

〔饒歌〕文字有許多是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讀的，主要原因は古人所說的「聲辭相雜」

①。「聲」寫時用小字，「辭」用大字。流傳久了，大小字混雜起來，也就是聲辭混雜起來，後世便無法分辨了。其次是智匠所說的「字多訛誤」②。這些歌辭「漢書」不載，到「宋書」纔著錄，傳寫之間，錯字自然難免，再其次是朱謙之所說的「胡漢相混」③。這是假定漢「饒歌」裏夾有外族的歌謠，那也並非不可能。

「相和歌」是漢人所採各地的俗樂，大約以楚聲爲主，歌辭多出民間。「宋書·樂志」說：「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便是指「相和歌」說的。內容有抒情，有說理，有敍事，敍事一類佔主要地位（敍事詩是漢樂府的特色所在）。所敍的以社會故事和風俗最多，歷史及遊仙的故事也佔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離別之作，格言式的教訓，人生的慨嘆等等。

「樂府詩集」的「雜曲」相當於唐吳競「樂府古題要解」的「樂府雜題」，其中樂調多「不知所起」。因無可歸類，就自成了一類。這一類所收存的也以漢民歌較多，和「相和歌辭」同爲漢樂府的菁華之菁華。

南朝入樂的民歌全在「清商曲」之部。郭茂倩將這些民歌分爲「吳聲歌」、「神弦歌」、「西曲歌」

① 〔宋書·樂志〕云四篇末所附識語：「漢〔饒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艷相雜，不可復分。」

② 〔古今樂錄〕云：「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字多訛誤。」

③ 見朱謙之「音樂文學史」。

」三部分。「吳聲」、「西曲」與相和曲及舞曲同屬於隋唐清商部。「樂府詩集」將相和歌與舞曲另別門類，所餘吳聲西曲等，因為本是清商的一部分，就姑從其類，名爲清商<sup>④</sup>。上述三部共四百八十五首。

「橫吹曲」是軍中馬上所奏，本是西域樂，漢武帝時傳到中國來。漢曲多已亡佚。「樂府詩集」的「梁鼓角橫吹曲」是從北朝傳來，其歌辭除二三曲可能是沿用漢魏舊歌（也是因流行於北方，輾轉傳到江南的）外，都是北朝民間所產。其中一部分從「虜言」翻譯，一部分是北人用「華言」創作的<sup>⑤</sup>。

「樂府詩集」的「雜歌謠辭」一類收錄上古到唐朝的徒歌與謠、讖、諺語。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些民謠。民間歌謠本是樂府詩之源，附錄在樂府詩的總集裏是有意義的。不過「樂府詩集」所收，有些是僞託的古歌，有些是和「詩」相距很遠的讖辭和諺語。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謠又缺而不載。其採錄標準是有問題的。這裏所收的歌謠便不以「樂府詩集」所收者爲限。

這裏也選入頗多「古詩」，這裏應該說明。所謂古詩本來大都是樂府歌辭，因為脫離了音樂，失掉標題，纔被人泛稱做古詩。朱乾「樂府正義」曾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雖不曾舉出理由，還是可信的。從現存的古詩（不限於「十九首」）觀察，其中頗有些痕迹表明它們曾經入樂，一是詩句屬歌人口吻，如「四座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sup>⑥</sup>。梁啓超認爲「正與趙

④ 據王易「樂府通論」。

⑤ 詳見孫楷第「梁鼓角橫吹曲用北歌解」，《輔仁學誌》第十三卷第一第二合期。

⑥ 「玉臺新詠」，「古詩八首」之一。

德磨「商調蝶戀花序」中所說：『奉勞歌伴，先調格調，後聽燕詞』，北觀別墅主人「誇陽歷大鼓書引白」所說：『把絲絃兒彈起來就唱這回』相同，都是歌者對於聽客的開頭語。』梁氏並據此判定「流傳下來的無名氏古詩亦皆樂府之辭」⑦。二是有拼湊成章的痕迹，如十九首之一的「東城高且長」或以爲是兩首（各十句）的拼合⑧。『凜凜歲云暮』篇中的「時昧以適意，引領遙相睇」二句也是拼湊進去的句子⑨，其餘如「孟冬寒氣至」一首也有拼湊嫌疑。樂工將歌辭割裂拼搭來湊合樂譜，是樂府詩裏常見的情形，如非入樂的詩便不會如此。三是有曾被割裂的痕迹。如「行行重行行」篇。據「滄浪詩話」，宋人所見「玉臺新詠」有將「越鳥」句以下另作一首的，可能這首詩曾被分割過，或因分章重奏，或因一曲分爲兩曲。這也是樂府詩纔有的現象。四是用樂府陳套，如用「客從遠方來」五個字引起下文，就是一個套子。慣用陳套又是樂府特色。五是古詩「生年不滿百」一篇和「相和歌·西門行」大同小異，正如「相逢行」和「長安有狹斜行」的關係，可能是「曲之異辭」。六是有幾篇古詩在唐宋人引用時明稱爲「古樂府」，如「迢迢牽牛星」、「蘭若生春陽」⑩等。這些情形似乎够證明朱乾和梁啓超的假

#### ⑦ 「中國美文及其歷史」。

⑧ 張鳳翼「文選纂註」，王漁洋「古詩選」，劉大櫆「歷朝詩約選」都將此篇分做兩首。以爲此篇後十句和前十句不但意思不連接，情調也不同，顯然是兩首的拼合。

⑨ 胡克家「文選考異」曰：「『六臣本』校云：善無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義，恐不當有。」

⑩ 前者見「玉燭寶典」，後者見李善「文選註」，另有幾篇詳本書。

定了，「古詩」裏有些反映農村，如「上山采蘿蕪」、「十五從軍征」，有些反映城市，如「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樓」，都是「一字千金」。

### 三

漢魏六朝樂府詩所以是珍貴的文學遺產，一則因為它本身是反映廣大人民生活，從民間產生的或直接受民間文學影響而產生的藝術果實；二則這些詩對於中國詩歌裏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起了極大的作用。為了說明這兩點，得先提「詩經」。

「詩經」本是漢以前的「樂府」，「樂府」就是周以後的「詩經」。「詩經」以「變風」、「變雅」為菁華。「樂府」以「相和」、「雜曲」為菁華。主要的部分都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里巷歌謡。都是有現實性的文學珠玉。「詩經」時代和樂府時代隔着四百年，這四百年間的歌聲却顯得很寂寞。並非是人民都啞了，里巷之間「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sup>①</sup>還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採集記錄。屈原曾採取民間形式寫出「九歌」、「離騷」等偉大詩篇，荀卿也曾採取民間形式寫了「成相辭」，而屈荀時代的民歌却湮滅不見，這是多麼可惜的事！因此我們更覺得漢代樂府民歌能够保存下來是大可慶幸的。

漢樂府民歌被搜集的時候正當詩歌中衰的時代，那時文人的歌詠是沒有力量的。將樂府民歌和李斯

① 見何休「公羊傳注」。

「刻石銘」、韋孟「諷諫詩」或司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來比較，就發現一面是無生命的紙花，一面是活鮮鮮的蓓蕾。「江南可採蓮」、「枯魚過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趨「騷」「雅」的文人所能夢見；孤兒的哭聲，軍士的詛咒也不是「倡優所畜」的賦家所肯關心。樂府之豐富了漢代詩歌，簡直是使荒漠變成了花園，這是有目共窺的事實，說明倒是多餘的了。南北朝民間樂府在顏延之、謝靈運、任昉、沈約的時代，又是文學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麼，這些詩和「詩經」相比怎樣呢？就詩的精神說，「詩經」和樂府是相同的。就具體的詩說，樂府絕不是「詩經」所能範圍，雖然傳統的看法是「詩經」的地位高得多。里巷歌謠也是發展進步的，四百年後的里巷歌謠必然有其「新變」。最顯著的當然是詩形的進步，從語言觀點看，五言的、七言的、雜言的樂府詩體當然勝過以四言為主的「詩經」體。再就題材說，像「雉子斑」、「婕蝶行」、「步出夏門行」、「孤兒行」、「婦病行」、「東門行」等等無一不是新鮮的。就是拿題材相同的詩來比，樂府還照樣給人新鮮之感。將寫愛情的「上邪」比「柏舟」，寫戰陣的「戰城南」比「擊鼓」，寫棄婦的「上山采蘿蕪」比「谷風」和「氓」，寫懷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勝場，或後來居上，絕不是陳陳相因。假如把最能見漢樂府特色的敍事詩單提出來說，像「陌上桑」、「隴西行」、「孤兒行」、「孔雀東南飛」那樣，相應着社會人事和一般傳記文學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曲折淋漓的詩篇，當然更不是「詩經」時代所能有。

總之，從樂府回顧漢武帝以前的文學，可以見出樂府的推陳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學，又可以發現樂府的巨大影響。